

在现场

小孙女呱呱坠地，乐坏了我做奶奶的，同样，新当上外公外婆的亲家也享受着无穷的乐趣。由于没有聘请家政服务人员，接下去服侍产妇和带养小宝宝的任务就显得繁重。就在小宝宝出生的当天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“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”，整整伺候母女俩一夜。小孙女回家后，亲家母主动提出，为分担一些重任，她将在每星期的三天时间里，来我家担当服侍产妇和看护宝宝的任务。亲家母这样安排自有她的道理，因为亲家公还在上班，要烧饭煮菜什么的，不可能天天上我家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亲家母隔三岔五来到女儿身边，看护一大一小两个人。产妇奶水少，宝宝饿了，马上去冲奶粉，尿湿了，又得去换尿布，加上要洗刷女儿的衣裤，简直忙得团团转。幸好离家并不远，晚上七点多，乘上公交车，半个小时后也就回到自己家了。说老实话，亲家母的到来确实帮了我不少忙，前

一晚被小宝宝弄得不能睡安稳觉，在这一天里，我可以睡个午觉，恢复体力。曾问亲家母累不累，说累，但是很快乐。

之所以题称“新外婆”，是因为这一特定人群刚刚“升级”做了外婆，年龄在五六十岁。和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”歌谣中步履蹒跚的“老外婆”们相比，她们有文化，有活力。一直以为“新外婆”们傻，譬如我那亲家母，也没有政策规定，孩子出生后归谁领，该怎么领，可她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来到我家，为小宝宝而忙着。转而一想，这年代这样的“傻子”还真不少。我哥 2006 年添了个外孙女，那时他还在上班，恰巧我嫂子已经退休，于是，嫂子就担当起了带看外孙女的任务。宝宝在奶奶家呆得少，大多数的日子，都有我嫂子照看着。其实那时候我嫂子人虽退休，可在家里比原先在单位还忙，因为她的母亲已是七老八十的人，极需要女儿的照顾。于是，我嫂子这头照看

小孩，那边服侍老人，两头跑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忙是忙，可偏偏她很乐意。

老公有两位要好同学，生长于金山的一个镇上，他们的老婆都有着相似经历。一位同学姓干，因眼睛高度近视而提前退休。在女儿出嫁前的几年里，一家人生活悠闲，知足常乐。直到有一天，女儿结了婚，女婿在浦东东波路买了房子，并且有了爱情结晶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夫妻俩便开始离开故土来到女婿家，为的是要照管外孙。夫妻俩的安排倒也合理，老公已退休，老婆赋闲在家，而他们的亲家公亲家母还在乡办企业上班，抽不出身。就这样一直用心照看了四年，如今外孙已上幼儿园，然而肩上担子还不能卸下。什么原因？原来外孙离不开外婆的接送。前几天干姓同学金山的老母生病住院，他像家中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和老婆一起在医院里陪了老母亲两天两夜，完后又直奔女儿家，实在是，外孙急盼着外公外婆来到身边。还有一

姜姓同学也是，女儿嫁给一位上海人，住在市区，待女儿生下孩子后，他们只得从郊区赶往市区。因为，两亲家商量好了，这个礼拜你来，下个礼拜我到，轮流着照看小宝宝。如今姜姓同学的“历史使命”远远没有完成，因为女儿不久前生了第二胎，接下去，得重走一个“万里长征”了。

都说现在的孩子金贵，甬到世上，亲人们的十几双眼睛就紧紧盯着。想当初我们生下孩子，外婆最多来探望几趟，第一是在“月子”里，这是脱不了的，接下去是“三朝”“满月”“周岁”什么的。至于闲暇时间，是不大来往的，家离得远的更是如此。最多打个电话问问，而那时又哪里来电话。哪像今天的外婆们，一旦当上“新外婆”，日思夜想的便是外孙，连自己的老公都疏远了。她们担当的，已不是外婆，而是“二奶奶”的角色了。请注意，这里说的是“二奶奶”而不是“二奶”。

说个笑话。扯远了，就此打住。

上海今频道

唉,年轻人的懒

◆ 陆弘

小时候都听过懒婆娘的故事:丈夫外出做生意,做了一个大大的饼,套在懒婆娘的颈脖上,让她饿了可以吃。可是等她丈夫做好生意回家,看到那个懒婆娘饿死了。她丈夫感叹地说:唉!她连脖子也懒得动一动。随着时代的变化懒婆娘们各有各的特色,各有各的千秋。

前阵得空去一个老妹子家拿一张 VCD 片,可她让我到她儿子家去,她在那里干活。我蹭蹭蹭跑过去,看到老妹子正在打扫她儿子的卫生间,从里面飘出阵阵臭味。她说:你看看,媳妇儿子一周的衣服,包括内衣统统没有洗,出去旅游了,等他们回来恐怕要发霉长虫了。

我看了摇头无语可说,只能坐等在沙发上。好大一会儿,满头大汗的老妹子晾晒完了所有衣物,也坐下来喝口水喘口气,她边捶腰背边叙述:我常常把烧好的饭菜带来,他们为了不洗碗,把饭菜统统弄到一次性碗里吃,吃完一扔了事。你看看,台子上,电脑旁到处都是吃剩下的可乐瓶,瓜子壳,水果皮……嗨!要是别人出我三千块钱我也不愿来做这些活。我那媳妇还大言不惭地说;衣服裤子最好统统穿皮的,可以不用洗。你瞧瞧,她的皮鞋从买来穿上脚到坏掉从来不会动手擦一下。你说说,碰到这样的懒婆娘你说怎么办?

“不要只说懒婆娘,还有你那懒儿子!他们为啥会这样?是你助长了他们的懒性,没办法,你愿意做免费保姆呗!”我说,“他们又没有攥你从浦西赶到浦东来做,你是愿意为亲情付出劳动,别人也不好说啥。但你如果怨天怨人,那么送你两字:活该!你想想吧,你还可以帮他们包打天下几年?当你哪天爬不动了,他们就不过日子了吗?他们已经独立门户了,你的责任也已经完成了,他们的“懒”与“勤”是他们的乐意,父母不必按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教他们,就是他们领你的情,你也要力所能及,有句话叫人不自重,必受其辱。如果看不到这点就会增添许多烦恼。”我想老妹子是听得懂这些道道的,可要让她改变做法,一时半会比较难。

老妹子做好“保姆”同我一起乘地铁回家,但愿她今后少点辛苦劳作,在家享享清福。但愿她的小辈能多多体恤老娘的苦心。至于懒婆娘的行径每天都在生活中发生,这是个人选择的生活状态,旁人无须多嘴多舌。

情话絮语百字文

小站

◆ 李爱媛

一张车票
连接了两座思念的城
我在南方水乡
你驻北国边疆
拔手握别
隔衫相拥
只作片刻留恋
和着涌动的人群
顶着急促的广播
我们面露忧愁
静静等待离别的时刻
还有那一声沉默老马般的嘶吼
你在车里目不转睛
我在车外左顾右盼
火车驶过月台
没有太多人挥手

友情参与 幸福与不幸的婚姻细节

夫妻相处,学学林语堂

◆ 花之兰

夫妻在一起生活占着人生的大部分时光,从某种意义上说,夫妻之间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与否。有情之人结成眷属后,谁都希望相亲相爱,白头偕老。然而,婚姻生活常常不能使这种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,许多年轻人结成伉俪不久,小两口便产生了矛盾,夫妻情感随之出现了裂痕,于是不得不发出“结婚是恋爱的坟墓”之类的叹息。现在银发离婚的也不罕见,据统计,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和日本,55 岁以上人的离婚率正在缓慢上升,堪称 21 世纪的一个新的时代现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 这主要是夫妻没有学会、掌握相处技巧。在这方面,伴侣们应该很好地向幽默大师林语堂学习。

林语堂不仅是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文学家,而且在处理人际关系上,特别在夫妻相处上更给人们做出了表率,值得人们学习借鉴。

在夫妻相处中林语堂懂得“少说”的妙处。林语堂为博得太太的欢心,经常坐在椅子上,抽着烟斗,静静地听太太说话。如果太太在生气,他便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的绝招是:少说一句,比多说一句好。他认为,夫妻吵嘴,无非是意见不同,在气头上,多说一句都是废话。大师善用幽默来“调和阴阳”,对于“阴阳”,他解释为:“太太高兴时,你顺着她;太太生气时,你让着她。”

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“哄”的,对此林语堂也深谙此道。妻子廖

翠凤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,最喜欢别人称赞她又尖又挺的鼻子。所以,每逢太太不开心时,林语堂就去捏她的鼻子,太太自然会笑起来。有时,大师会在饭后帮忙洗碗碟,不过,太太对丈夫在厨房里的笨手笨脚,以及打碎碗碟的声音,既惊又怕,但念及丈夫的心意,就任由他“表演”。大师对于女人的打扮,毫不吝啬。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,每次经过鞋店,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,自己则带孩子打发时间。

有福同享,有难同乐,是夫妻相处的最高境界。大师曾说:“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,才是最甜蜜的回忆。”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,也要去图书馆借回一摞书,两人守着一盏灯相对夜读,其乐融融。大师说,穷并不等于“苦”,世俗所谓的“贫穷夫妻百事哀”的逻辑,完全被他推翻了。

关于婚姻与爱情的关系,林语堂先生也有精妙之言,先生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,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,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,是可以与日俱增的。

他们几十年来恩爱如初的夫妻生活羡慕了很多多人。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“金玉缘”的秘诀,老夫妇抢着说,只有两个字,“给”与“受”。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,他们相互之间,尽量多地给予对方,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。林语堂说:“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,看你怎样去欣赏它,又怎样去驾驭它。”相信,大师的话会给我们许多启示。



清纯

苗青摄

【不恰当言行提示】

饶舌充当“业余导游”

◆ 朱怀兴

在面包车里,导游一开口,他就争着讲:“几年前,这里……”“我上次与某领导来的时候……”导游尽管使用了麦克风,声音还是压不过这位“业余导游”的高分贝。好几次,这位“达人”和坐他身边的同伴误了活动的时间。明明是他自己不听导游,反而责怪导游没有交代清楚。事实上,这样不仅干扰了游客的雅兴,还暴露了自己的浅薄。在导游、领队讲解时,你别打搅。

轻轻拉过我的手捂在她的手心里,慈爱地说:什么了不起的事啊,无非就是少赚些。像你所说的那人,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,值得你去烦恼吗?再说,人哪里能够做到没有缺点啊。你要大度些。听她这么说来,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在书里看来的话:无可指责的人不指责别人。是啊,我也不可能是个无可指责的人,我要做的是面对现实,不跟生活讨价还价。

店里有两盆我新买的栀子花,开得幽香。母亲看着说:这花我带一盆回去种在院子里吧,那个香气好闻来,我们看看谁养得好。

我后来打电话回去时总爱问母亲:栀子花开得好吗?母亲开心地说:开了许多的花,好闻得很啊,你的呢?我的呢,啊,我的那一盆栀子花除了买来时开了的,其余都僵住了,叶子也由绿转黄,轻轻一碰,便纷纷落下。我回答母亲说:还好,也蛮香的。

梅雨落苏栀子花

◆ 朱亚珍

菜救活了,我想着母亲可以不用担水辛苦地浇灌了。啊,这样一想,这雨倒是也不怎么令我心烦了。

不多天,母亲没打电话就到了店里。她提了好几个马甲袋,由于晕车,她进来时脸色菜黄。我赶紧扶她坐下,给她倒来水。问她怎么不来个电话就来了。她说:那些蔬菜现在正好吃,我是搭你小表哥的车来的,一会,他还来接我回去。我说:来了,就住几天吧,我陪你玩玩。母亲摇着头说:家里走不开的,那些蔬菜要让你父亲去卖了,他一个人来不及做的。

我整理着母亲带来的蔬菜,那些很新鲜的鸡毛菜、菊花菜、甜椒、落苏等,还有两包晒干了的马兰头、青菜。母亲说:这些干的,我洗净后晒的,你吃时,用水泡开后烧来吃。她又

细说生活

有一段时间里,总是懒得给母亲打电话。怕她问我好吗?怕自己撒谎说蛮好。

母亲大概感觉到些什么。这不,一个初夏的中午,母亲的电话来了。她在电话里问我好吗?我噙着说蛮好的,有点忙。“吃饭了吗?”她又问。“没呢,在忙,客人等着拿片子。”其实,没有客人,我只是在发呆。望着店门外滴滴答答的梅雨,托着腮想着天何时放晴,可以让生意好起来。母亲又说:忙完就吃吧,你胃不好。我故作轻快地说:知道了,你注意身体啊,等闲了回来看你。大概母亲感觉到我的快乐了,她也高兴地说:这几天下雨,田里的蔬菜终于长好了,你回家时就能吃上新鲜的了。我心头一亮,是啊,梅雨把我的生意下淡了,却把母亲的